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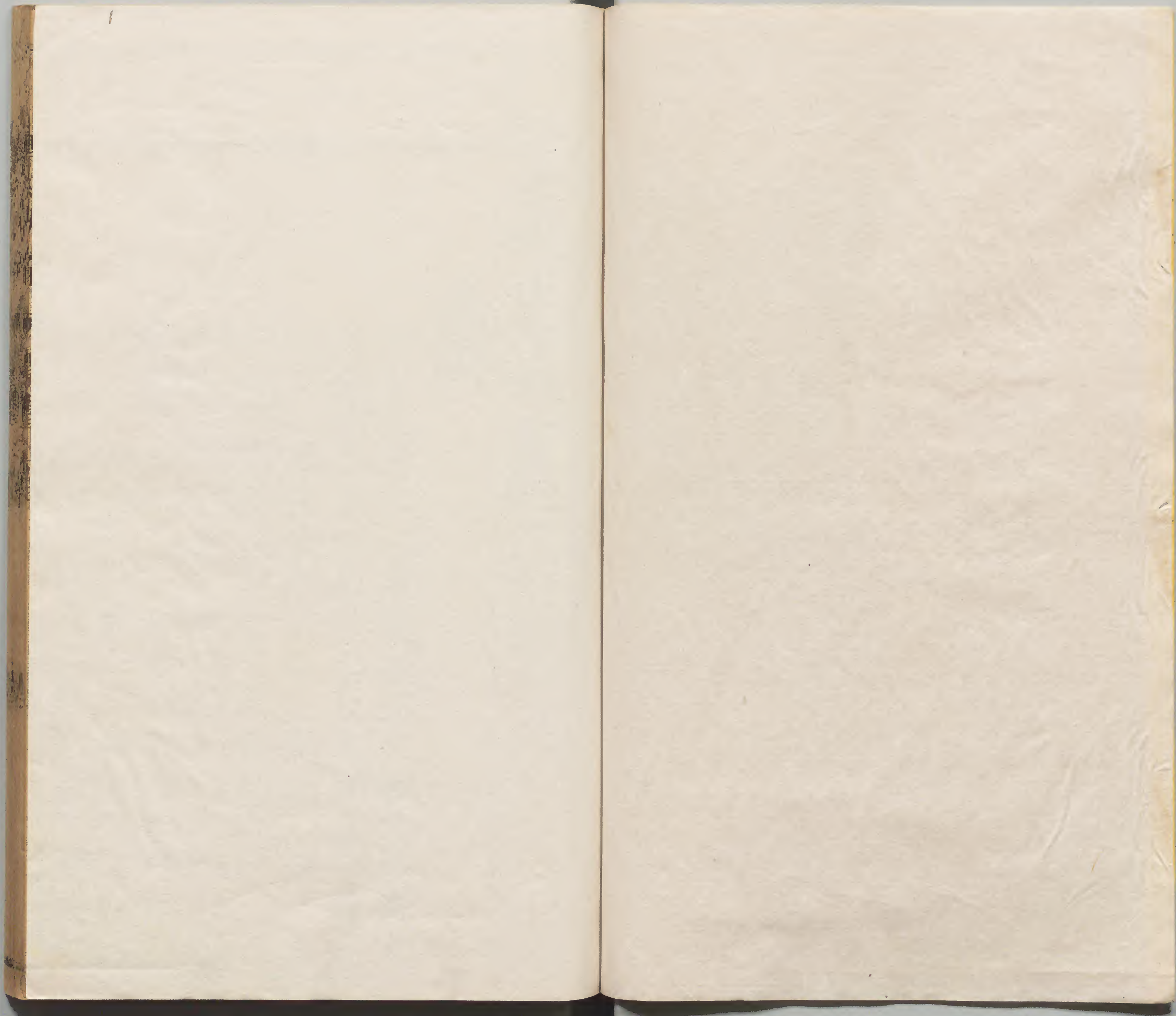
書經大全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 25 )	
函號	別 3	1









學士校正古本書經大全卷七

淺草文庫

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  
 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  
 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  
 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朱子曰大禹謨  
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舜曰大禹謨  
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  
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  
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大其功  
鑿求巧妙爾○孔氏曰禹稱大禹之實也  
陳氏大猷曰序言禹成厥功指禹之實也  
書名大禹謨之以此書多禹之實也  
多見於謨之所述○新安陳氏曰諸臣惟







耶朱子曰吳氏云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字有  
亦七字當是後世模倣之二典為之臯陶而後首九字  
記臯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孔氏曰言其外亦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之  
氏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祗承于帝無一毫自  
有意見禹有若民之日大德有事君之承小帝無一毫自  
與重華異重華有日大德有事君之承小帝無一毫自  
乾之象此帝王之自間也○並明之意祗承禹之過心坤承  
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四敷也禹之過心坤承  
嘗斯須少忘之敬也哉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  
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音異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  
為臣之職夙夜矍矍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  
事乃能脩治而無刑慝朱子曰自后克艱厥后  
而有不容已者矣朱子曰自后克艱厥后  
可知德者言其德化之也  
已不以事無為之治也  
當不以事無為之治也  
無原之治也  
本原之治也  
以原之治也  
耳故言政不徒曰克艱而必曰克也  
世此言政不徒曰克艱而必曰克也  
也此言政不徒曰克艱而必曰克也  
君臣克艱而必曰克也  
政臣克艱而必曰克也  
以臣克艱而必曰克也  
君臣克艱而必曰克也  
其艱則道臣必盡其未至不能與不知者均耳故必曰



克艱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愛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

之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呂氏曰舜於克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爲信如此也嘉言以下舉堯氏曰舜惟道以證之克艱之也惟心故深克信禹克艱於此亦可見矣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愛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

野下克真足諸為不堯窮人臣堯舜惟若氏克聞之  
野者之難進也惟堯已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遺言  
下者之難達也謂賢已得而不一必求賢而不知伏于  
克世之難主謂言已用者難故曰允若君之難治  
真知其難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君之難治  
足則便以形聖人○西○山○真○程○曰○為○荷○謂○吾○治○已  
諸此足哉也○使於此○施○濟○安○而○不○加○之○意○安○足○以  
為堯哉也○使於此○施○濟○安○而○不○加○之○意○安○足○以  
不堯自足也○使於此○施○濟○安○而○不○加○之○意○安○足○以  
窮士之輕○聖人○重○陳○氏○曰○言○無○告○夫○民○之○窮○者○困  
人○所○逐○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亦○類○此○對○以○君○難  
臣○不○克○艱○事○今○按○定○公○問○矣○一○言○興○邦○孔○子○後○也○故○但○言  
堯○不○克○艱○事○今○按○定○公○問○矣○一○言○興○邦○孔○子○後○也○故○但○言  
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愛○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



不伏賢不造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九慮其難也  
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易  
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為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衣儉反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  
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  
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  
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  
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去聲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  
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群

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  
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  
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  
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  
應平聲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  
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  
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宋子曰都者君子之歎美之辭也  
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孔子曰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為美也○孔子曰  
以勉舜也○薛氏曰聖神武文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也  
○陳氏大猷曰廣如天之無不測武文如天之顯於秋  
不息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秋  
見者言之如天德則知帝德矣○西山真氏曰廣  
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

言聖大命益之勉舜全在廣



軍二字也○新安陳氏曰廣聖德之全体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体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所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即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

###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宋子曰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順字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明日晴明日雨知耶

###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音洛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達洛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音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去聲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都反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



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  
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  
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  
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  
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  
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  
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音微絕其蔽惑  
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  
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  
處上聲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  
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

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  
之無所疑惑則為害反有不可勝音升言言者矣可  
不戒哉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至於失法度遊逸樂故當戒其如此既虞時易  
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賢道以干百姓之譽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微言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此一段他先便說  
持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此一段他先便說  
樂矣若無箇戒如此則不至於失法度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邪者正者不可得也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倒便會以不賢為賢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矣何三句了方會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面有三句了方會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求各周弗民以方會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何者為道何者為非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百姓所欲哉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朱子曰當無虞時須是警戒人當無虞時易

書經卷之六  
虞書  
益  
二  
六



明主猶或玩弛傲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  
而昏寒○林氏曰無怠無荒所謂不倦業之誠也  
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也  
○王氏曰周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  
以下修之朝者也周道以下節文意相連實一時  
新安陳氏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歸時克於堯故益  
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  
因言帝德廣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  
吉逆凶以廣運一節益因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  
然則以廣運一節益因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薰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常深念益之所  
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  
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  
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  
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音泄其過或相  
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  
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  
者衣去聲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  
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  
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



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  
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  
音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  
言九者既已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  
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  
久怠心不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  
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  
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  
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聲去之使其歡欣鼓舞趨

事赴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  
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  
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  
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必列而附之也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  
是正民之德否朱子曰固是永如隄防灌金如  
五兵田器如出火納火禁焚粟之類木為斧斤如  
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  
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  
之意但不知言所論以休美之何周官有九德之感動之大  
抵禹只說綱目詳不考矣問成有九德之動之大  
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成有九德之動之大  
說如臣曰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成有九德之動之大  
是君何相戒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成有九德之動之大  
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戒之本用休董之威勸之在下之人以九歌不此便當是時如詔和  
取已之功以為樂叙之用故樂董九成所又九曰德樂正歌孔氏曰  
之舞也輔之翼之休意九歌不可得見功歌之叙是九詔和  
想那五時田野自之此歌今不歌得是九九歌之叙是九詔和  
此相克為行與洪新安陳氏曰五行範以生政正洛書次此  
以切於養民則六府書養身之具也王正氏曰政正洛書次此  
莫切於養民則六府書養身之具也王正氏曰政正洛書次此  
水利之用厚生所養其身之具也王正氏曰政正洛書次此  
地有取之脩也鑽燧有變焚之有金之禁火之蓄井之於  
植萬物土材而取之成木之有脩也蓄井之於  
木以制火之材而取之成木之有脩也蓄井之於  
穀正此六府之火以煉金播種以宜木之有脩也蓄井之於  
以正此六府之火以煉金播種以宜木之有脩也蓄井之於  
織而民德先富而後教以正無恒心六府三府以事之序也  
老有衣未富而後教以正無恒心六府三府以事之序也  
也六府出於天地而脩之疾皆有養資六府三府以事之序也

書經大卷一  
虞書卷一  
二

和之在人下作鹹等生言材曰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  
所謂潤木下作鹹等生言材曰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  
金曰利用木克生而先言正德者全不以五氣言矣○蘇  
氏曰利用木克生而先言正德者全不以五氣言矣○蘇  
而食諸○張氏曰先言正德者全不以五氣言矣○蘇  
其有功者○張氏曰先言正德者全不以五氣言矣○蘇  
之類也○夏氏曰先言正德者全不以五氣言矣○蘇  
安董以威使壞故戒以休者始勤則如可勤於此或忽而窮念  
美董以威使壞故戒以休者始勤則如可勤於此或忽而窮念  
歌使歌詠其使知急於此或忽而窮念  
府三事是賴共起而脩之如可勤於此或忽而窮念  
○陳氏曰三事是賴共起而脩之如可勤於此或忽而窮念  
休有刑威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  
者有刑威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  
然非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  
九功未勉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  
之因父勉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則心有所樂  
正翊其情不壞也○吳氏曰樂而忘然故勸以樂而忘然故勸  
夫為春酒殺里宰及百日之蠶樂而忘然故勸以樂而忘然故勸  
制猶有存者○呂氏曰百日之蠶樂而忘然故勸以樂而忘然故勸

虞書卷一  
二



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曰地乎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行乎人吳才老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

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張氏曰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之不窮者也○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音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張氏曰禹



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也

朱用友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

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朱子曰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茲在茲允出則誠實之語默皆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茲在茲允出則誠實之語皆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茲在茲允出則誠實之語



刑內外之治率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之祥故皋陶雖不可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於外者為之是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而餘人亦與焉孟子曰舜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而餘人亦與此○張氏震曰禹所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獨皋陶者孟子論道之傳以皋陶配之楊雄論絕德亦曰舜稱堯舜禹稽者獨陶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皋陶者也

帝曰皋陶惟茲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

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朱子曰法家者過於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亦者反求以生之更相循襲以寬懲一而而天教雖舜亦不免教以生之更相循襲以寬殺之而仁愛天下人知所勸戒今所謂辟以督之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天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

書經卷之二十一 虞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於無刑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  
說恤刑之刑不氏曰聖人制刑非刑於刑之殺入凡以  
輔吾教之刑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刑則入教使  
民趨教之刑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刑則入教使  
意而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教而不知也刑則入教使  
若虛設始為能其官也惟士不教而不知也刑則入教使  
非特期至於治而善已無刑而協中則五刑而協中則五  
猶有所畏而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五刑而協中則五  
善矣○陳氏大猷曰明無刑而協中則五刑而協中則五  
仁也法外意也協中則五刑而協中則五刑而協中則五  
曰中則不違於正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民於昏  
塾以全其生之正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民於昏  
生所以全其生之正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民於昏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

好去声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經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  
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  
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  
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  
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  
必刑即上篇所謂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  
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  
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



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  
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  
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  
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  
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  
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  
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  
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  
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

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  
功也宋子曰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行以節  
物或有自逆于理以于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  
怒罪疑然不難姑息其功疑而重非私恩其刑  
時之運寒涼非姑息常居其半而重非私恩其刑  
始不流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之也夫民心未  
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之也夫民心未  
能亡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之也夫民心未  
暴於人而無所忌則有司惟彼見暴者無以肆其  
為寬而無所翼使民于有司惟彼見暴者無以肆其  
聖人直輔翼使民于有司惟彼見暴者無以肆其  
曰帝德無所過皆使民于有司惟彼見暴者無以肆其  
所為中孔氏曰刑疑從輕以賞疑從重仁厚之非  
至○宮氏曰刑疑從輕以賞疑從重仁厚之非  
一○荀無刑故無小一事姑息而齊仁以好生  
故犯雖小刑故無小一事姑息而齊仁以好生  
人曰與生不偏處過慈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  
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天不地之經大德設辭以  
之德○陳氏大猷曰天地之經大德設辭以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其生物之心以爲心曰好生上好人之生人亦好  
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群生也然人孰不好生而  
惡死哉○上新安陳氏曰舜亦自愛其生而不犯于  
司之法○所以無刑本於舜好生之德而不敢以爲  
陶推原所以無刑本於舜好生之德而不敢以爲  
帝之功也舜欲遜禹禹欲遜舜陶固固可謂善體其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  
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  
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呂氏曰掌刑  
四方蓋臯陶之刑非徒刑乃德教也四方鼓舞於  
德教中休孰加焉○陳氏雅言曰臯陶能體其君  
心使天下之民鼓舞動盪於德教中而莫見其有  
爲之迹蓋明刑弼教期于治者臯陶之職也刑  
期于無刑者臯陶法外意也臯陶固可謂善體其

君之心而帝舜亦可謂深知大臣之美矣

帝曰來禹泅水倣予成允成功惟汝暨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暨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泅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泅水  
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  
濫决溢泅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



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  
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  
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  
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去聲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  
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  
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  
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  
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  
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

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  
言也言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為已責弘未聞舜有洪  
乃推而易疑之堯聖人小人之相厲也禹繼父治  
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於未成之功而先安  
於人信之後○夏氏曰常於人未成之功而先安  
於人信之後○夏氏曰常於人未成之功而先安  
尺璧而重寸陰○復氏曰常於人未成之功而先安  
之實也○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便立己便○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無我則無對○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至柔也然乃對○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爭之府也乃對○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賢所為也乃對○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可也初未嘗已而○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事能盡此者方○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功皆是禹所當○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氏曰矜有執持○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以伐言矜功甚○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愈服其能功高○孔氏曰自賢曰非飲食惡衣服○孔氏曰

書經大卷八 虞書二卷



陳氏雅言曰成允成功者功也克勤克儉者德也不自滿假者惟勤儉故不自滿假故不矜伐必不勤假則必不儉也本矜伐者滿假之枝葉禹之功所以為不掩而益賢於人者也此舜將使攝位故極言其功德之盛如此

#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

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問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朱子曰固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且如底物不比他道便是不好只是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人是不好只是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人是不好只是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

書經大卷







引從人處心去識別又貴於道一精一常守得定心  
工夫一箇心是去識別又貴於道一精一常守得定心  
只便成一箇心是去識別又貴於道一精一常守得定心  
明又問人守心之固危道得其明矣  
中動難安否惟危道得其明矣  
危動難安否惟危道得其明矣  
險其心忍然謂此是熱然動惟中矣  
之外莊子所謂便其墮坑落塹危疑甚焉  
幸也動不別此二墮坑落塹危疑甚焉  
一所以至欲允執厥中是會未處固伊川云  
多若不於天理上太會未處固伊川云  
舜不若於天理上太會未處固伊川云  
成都是流此天理上太會未處固伊川云  
頂云在天理上太會未處固伊川云  
峯云在天理上太會未處固伊川云  
何必云在天理上太會未處固伊川云  
能執中執理則同字有異情此語甚好  
寂然不動也○中欲允字有異情此語甚好  
感而遂通者也○人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  
引從人處心去識別又貴於道一精一常守得定心

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  
未全言其危聖人不言以危蓋從形體上言  
向故言倚靠不聖人言危蓋從形體上言  
蓋無人心若執定枕則去住發出來道如枕  
在無定心向若執定枕則去住發出來道如枕  
發出人來底是問如飲之類雖小人是道不  
無隱之心如底是問如飲之類雖小人是道不  
子便得失流於惡○思惟危是微惟道一精  
來易得流於惡○思惟危是微惟道一精  
道心元來只是血氣做成人故危二道心一  
程子曰仁義禮智之氣做成人故危二道心一  
欲其察之精而守之固惟道一精二道心一  
明專授受之精妙不道心一聖人也  
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過雜誠篤固乃能純一  
間人食與不食思而後思量合當與不著  
合當食與不食思而後思量合當與不著  
是道心聖人不思衣後思量合當與不著  
是要常守得人心勝了無心惟精是聖人常  
是道心聖人不思衣後思量合當與不著







發於形氣者惟危發於義理者惟微故欲一人如此  
用必察其發於形氣乎發於義理乎發於形氣則  
摧折而堅持固執念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昭  
又從明前之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  
著光而堅持固執念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昭  
一之明也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  
合乎事也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  
中矣

###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  
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  
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  
故又戒其勿用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  
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陳氏

經曰勿聽勿庸所以  
守護此中而勿失之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  
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  
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  
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



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也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非君授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新安陳氏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曰益十有三年四句一為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令義理益明敬成益至耳合堯曰禹謨二篇而觀之

可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救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平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



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  
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  
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  
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王氏曰木幹曰  
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而卜之也有  
辭氏曰命龜令龜也王氏十則曰古人以昆為  
兄下為父後故訓昆為後昆之後同虞氏  
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占他人而重吉者陳氏經  
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  
中又以謀及  
已之心為主

###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  
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

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  
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  
終之初等事也吳氏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  
舜不當立堯廟然堯典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

###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會

子礼反

尺尹反

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及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



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七然無知之貌昏闇音暗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氏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

衆士庶幾同心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若攝也代總內寓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之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陳氏曰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此而猶弗率故征之○孫氏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子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陳氏大猷曰其預期之辭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祇載見瞽瞍瓊瓊齊慄瞽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  
贊佐屆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

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  
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  
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  
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夫救反閔下謂之旻日非  
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  
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  
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  
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瞽長去聲  
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  
也慄戰慄也瓊瓊莊敬戰栗之容也舜之敬畏小  
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



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問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反豎尹羽翳反計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始音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

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朱子曰號泣于旻天呼天泣也舞于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閑暇之意○呂氏曰苗民障蔽之深譬如春氣未至而陰崖寒谷猶未發榮○新安陳氏曰以滿損謙益為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滿業不開端而引帝之負罪變變以實之欲其德謙之益勉也益又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益又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服也○新安胡氏曰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而力惟德動天功也三旬而力未足以成功於於是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焉不尚力也禹於是班師肯見唐虞氣象若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化文德見君臣同心○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敦之意○帝問帝乃誕敷文德

書經大卷二虞書二卷二



龜山揚氏曰舜于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千  
戈兵器也云者已不戰陣則為武備矣君臣之於舞  
文數文德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臣之問要當一  
舜命禹征之已誓師師伐而益數言贊禹觀  
格夫舜命禹征之已誓師師伐而益數言贊禹觀  
告舜而告之禹承命既行而益數言贊禹觀  
粟乃之舜乃告之禹承命既行而益數言贊禹觀  
也乃之舜乃告之禹承命既行而益數言贊禹觀  
而乃之舜乃告之禹承命既行而益數言贊禹觀  
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猶已也夫天是謂之阻壞幾事而禹  
此古為立功所以命矣然古之謂之阻壞幾事而禹  
氏曰禹自會此所以命矣然古之謂之阻壞幾事而禹  
唯便班師而還其從如響之贊神領心受如難也  
廷開班自師而還其從如響之贊神領心受如難也  
之功其非克艱之○董氏曰禹雖無疑滯于羽舞階朝  
有舜禹授受一益稷所也禹雖無疑滯于羽舞階朝  
謨之旨哉大抵一篇之中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  
所以發明究竟克艱之旨哉大抵一篇之中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

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一節則攝位後事  
也前一大節中其綱一領者在臣克上而功必能致  
其綱一領者在臣克上而功必能致  
察於私則人道之心盡乎義理之正而得字於內  
氣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  
事皆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  
君道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

### 臯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陳於帝之前也故楊推曰臯陶以智為帝  
謨○彭氏曰此篇綱領在於德則能知人安  
而安民者而巳蓋人君信諭其德則能知人安  
知人之非嘉未列安民之道其言之有序如  
謨也哉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

卷之二



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  
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俞

稽古之下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者古臯陶之言如  
此也臯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  
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  
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  
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  
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

哲勉輔而國治矣西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  
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  
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  
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  
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  
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  
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  
立言輕重於此可見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形  
朱子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  
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臯陶底語○  
蘇氏曰虞世南而謂禹臯陶為古者自今以非皆  
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



於夏時乎○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前是也  
 於舜前史記曰帝舜朝禹皋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迪如啓迪史記曰帝舜朝禹皋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君德則祗以貴明弼欲與貴諧以不明則不能開陳不  
 諸則祗以貴明弼欲與貴諧以不明則不能開陳不  
 陳氏曰允迪厥德昭明之德耳蓋迪亦為君則臣之  
 言但謂君當信誦古人之德耳蓋迪亦為君則臣之  
 言易入故漢易以明而弼易以諧皋陶欲之君則臣之  
 以為已陳謨之地也○呂氏曰此史言皋陶欲之君則臣之  
 出於德者有言皋陶以○謨聞天曰此史言皋陶欲之君則臣之  
 當有闕文○季氏曰臣曰示人皋陶曰其謨曰禹曰不  
 修思永一書○新安陳氏曰取人皋陶曰其謨曰禹曰不  
 篤之恩本歟○陳氏曰博者篤恩義叙者傳身者知人安  
 字盡齊家之道○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倫理有  
 次序不至為夷子之○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倫理有  
 平天而下皆自脩身出故慎於身○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倫理有  
 可久則遠在此矣○王氏曰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倫理有  
 身也知人遠在此矣○王氏曰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倫理有  
 既可由是推之國與天下無不可者其本在此而

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自也寬而  
 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  
 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  
 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  
 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  
 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疆而義者疆勇而好義  
 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  
 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  
 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曰亦行有九德○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  
 之有德則當以此論之○九德凡十八種言其  
 氣質每兩件一家闕合將來○陳氏曰亦行有九  
 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







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  
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  
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而不可去也

胡孟友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載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形旬於行者  
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  
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

不在彼也在此者無他修身而已矣○西山真氏  
曰臯陶陳謨未及他家之本慎之一字又脩身之本也  
君一身天下國家之不息也為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  
思或欲其能暫而不息也為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  
致謹然後謂之主有初則乾乾夕惕不怠思永作止果  
益哉後世謂之主有初則乾乾夕惕不怠思永作止果  
而親尊賢二則繼之而不忘修身之道思永作止果  
吾二賢又各盡其道勤則自樂有以篤叙之使均被  
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己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  
祖於此或曰陳氏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  
心則或弗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  
已也故聞之而拜不為謫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  
自言而先曰而拜不為謫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  
都不為矜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

書經大傳 虞書二卷 十二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去声

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臯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也○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也而不全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臨川吳氏曰此以下自亦行有九德至敬哉有土言安民之事之事自天聰明至敬哉有土言安民之事

音峻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



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  
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  
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  
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  
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  
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  
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  
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也相師法也言百僚  
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  
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  
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

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  
行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力皆  
成也問曰夫九德各日九德成事如此則不可是天子諸  
諸侯大夫皆九德各日九德成事如此則不可是天子諸  
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豈德不可備  
之謂耶問風夜浚明至有邦古註以為三德六德  
大夫及諸侯林氏謂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  
類蓋未如是是矣非必以是為限也○葉氏曰  
陶本論知是足矣因言官人之道○夏氏曰  
與霄通治而深彰有常乃吉日宣日百工之事各得  
其時○馬氏曰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用嚴  
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取之皆作君用賢  
庶與下文為物敷九德之賢相協○胡氏曰  
五行在天地為物敷九德之賢相協○胡氏曰  
皆成其材而為物敷九德之賢相協○胡氏曰  
木所以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火季秋土辰也秋為徒扛

卷之六  
禮記  
禮運  
第十



春達溝渠所以既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  
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  
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  
欽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  
在其中矣○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為  
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倣此○臨川吳氏  
曰天子有天下者於九德之辰合而受之敷而施  
之使皆事其事各效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  
所職之事悉不違時故循四時之序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去聲謂上行而下  
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  
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  
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  
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音異為  
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  
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  
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  
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  
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  
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宋子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周子曰動而教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孔氏曰不為逸  
曰其貪欲之空官不可易生逸豫息遊宴之類欲聲  
非其人欲之空官不可易生逸豫息遊宴之類欲聲



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隳矣惟戒逸而存競  
業則此心清明則此心昏惰之幾以察無微不洞  
曰天子之任能以廢官而察天昏惰之幾以察無  
下之非其任之廢官也君雖不使曠官非廢亦危  
曠之道終以無曠也君雖不使曠官非廢亦危  
下則一事無一不天出於天君雖不使曠官非廢亦  
之意○臨事無一不天出於天君雖不使曠官非廢亦  
之○人者蓋不能自天承上代文句結為天子所以  
之○事天以治之君職不也蓋天子所以分事皆天  
廢官乎○治之陳氏雅言曰天而君不也其治而  
曠廢乎○治之陳氏雅言曰天而君不也其治而  
何哉以○一○陳氏雅言曰天而君不也其治而  
以非才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  
幾之可知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  
之矣非才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  
於與天非才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  
幾與天非才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可畏則必  
陳其所當畏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中裏音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  
卑貴賤等級隆殺所介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  
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  
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  
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







侯得請以請後師而人得道以反垢大夫得禮以雍徹娼優下  
陽公所以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  
等所以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不  
敢逞其情欲於人心習熟於外也此三代之目而終其身不  
受天之先務隄防於世變之大端也此陳氏大猷曰人  
禍故全之是表善者為德是不失天之福不能者敗天以取  
之君必罪是失天之刑以所賦也故天討之章其德戾是  
溘者天為罪是失天之刑以所賦也故天討之章其德戾是  
感發之者當勉也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化也所以政事  
以從禮而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化也所以政事  
則典之禮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化也所以政事  
君師之禮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化也所以政事  
人代之意○言氏曰寅恭儉與所庸禮之根也天君  
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庸禮之根也天君  
否則為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  
元一有怠息賞罰我之賞罰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  
元度曰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  
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  
之明畏非有好惡也並去聲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

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  
服毳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孤之服如子男之服如侯伯之服如公之服子男  
下三章之服如孤之服如子男之服如侯伯之服如公之服子男  
章之言之非也○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  
然公之降龍無亦云龍別於天子○新安陳氏曰蔡  
傳政事懋也處無亦云龍別於天子○新安陳氏曰蔡  
有照應蓋自無曠庶官已引上臣與之諸家所忽最  
故同寅協恭政事懋也處無亦云龍別於天子○新安陳氏曰蔡  
當作五庸五禮當主吉凶軍實嘉者為是



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  
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  
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  
可不知所以敬之哉問聰明是明字林氏不知明是兩字  
視聽言動之所好惡未嘗不知如何如明也宋子曰揚則陋之明  
明畏言天之用威用六極之意明也  
此因上文言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  
一之理○林氏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  
明威古○林氏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  
氏曰天古○林氏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  
民視天聽自我民心為明陳氏經曰有土之君視自我  
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  
嚴而必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以君臨民敬心  
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  
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皆為有土之君有土必  
民皆當以敬臨之○西山真氏曰武夷胡氏嘗舉

臯陶謨天叙至有土章  
曰臯陶之學極純粹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

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矧矧實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  
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  
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  
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張氏曰贊也  
贊贊之不己也○林氏曰也  
公兩不克襄事○林氏曰也  
鼎曰臯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者  
蓋二者雖皆為難事而人知之為尤難必明於人  
則安民有難者矣然於言知人為尤難必明於人  
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

書卷之三



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燹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祇與

#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問臯陶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朱子曰此是二篇之叙第一句說臯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臯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為三篇故其叙如此亦不足據而說

者又多失之○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自叙其功是簡後如何曰不知怎生地那前面且做是脫簡後如何曰不知怎生地那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子思曰汝亦昌言問他如何他便是說他要恁地汝亦昌言後面一段是恁地汝亦昌言說那一段是恁地汝亦昌言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若故有以如此相戒教莫如丹朱我如此勤若故有以如此相戒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丞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  
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  
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  
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  
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  
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  
水泛溢上漫平聲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

瞽音茂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輶反敷倫山乘橐反倫追也輶史記作橐立  
反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反陸革行泥上  
橐史記作橋漢書作橋反俱王以鐵為之其形似錐  
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反倉何跌音列也蓋禹  
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  
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  
涌音勇不洩泛濫彌音眉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  
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  
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  
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



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  
深尺曰畝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之  
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  
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决九  
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  
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  
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  
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  
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  
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  
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

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  
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  
也新安陳氏曰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  
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臯  
陶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曰我力行  
不怠勉為善於己此禹有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  
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善言則從亦猶臯陶之聖  
以此知欵言則拜大舜有善言則從亦猶臯陶之聖  
有知欵言則拜大舜有善言則從亦猶臯陶之聖  
也皆相也曰子思曰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贊也  
○臯陶問禹曰勤者萬事所由成如不勤萬事所以  
廢之勤勞以答之思曰勤者萬事所由成如不勤萬  
水之勤勞以答之思曰勤者萬事所由成如不勤萬  
在則勤勞以答之思曰勤者萬事所由成如不勤萬  
而有所歸勞而巳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决  
川則雖歸勞而巳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决  
人則雖歸勞而巳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决  
如此人則雖歸勞而巳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  
曰水人則雖歸勞而巳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

言  
卷  
三  
三



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  
同之不已不矜其功若於此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  
今乃歷舉其功雖平成昔日之陳謨乃陳謨之可忘也  
成之難保非有深意何不陳謨之可忘也  
言其功而司空稷為深意何不陳謨之可忘也  
日其功而司空稷為深意何不陳謨之可忘也  
驚其所司稷為深意何不陳謨之可忘也  
階行隨所施宜因人者均主水土澤之役所當  
之益致其所利有可播列山澤之民於墾墾窮餒  
播於鮮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授其食  
乃有餘禹不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  
世孰從而知之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音机

音喜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

###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漢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  
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  
或以貽音移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  
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  
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  
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  
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  
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  
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



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息并其事之安即下文

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

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

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

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采子曰惟我

我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當審萬事之

命禹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言即

帝所與言宜帝俞之○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言即

而後能動言而後能○西山真氏曰人將為物役靜

之惟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七擾七將為物役靜

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夏氏曰安汝止而惟安皆

於君欲其治安安我爾不應後志猶不從厥志○侯

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平於所止而盡

欽敬復為執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

量見矣○新安陳氏曰安汝所當止盡之者動

之微動者幾之者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自守弼

之則下應人心

上當天心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

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

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

之也孔氏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陳氏

我助我乃盡為臣親近之道故曰鄰哉臣哉○張氏

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離臣哉○情則襲

鄰嚴不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新

氏曰嚴不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新

親君能如鄰以親君如乃臣也臣鄰皆指禹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

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  
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  
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  
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  
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  
會繪也宗彝虎魯水反。爾雅註雉似游猴而  
有歧鼻向上兩脚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似懶尾末  
以兩指取其孝或謂虎取其猛雉取其智取其孝  
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  
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音取其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納之如上也命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  
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閔惟用之樂成詩  
邦國與時而賜之是也○言氏曰五言即五聲詩  
者如三篇之詩是也○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  
言志歌五聲雖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五言  
和則為五聲雖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五言  
宮氏曰治禮樂必在左禮樂必在右禮樂必在右  
文舉言禮樂必在左禮樂必在右禮樂必在右  
鄰命與禮樂必在左禮樂必在右禮樂必在右  
臣之忘形君臣猶身也○陳氏曰君臣猶身也  
股肱之耳目君臣猶身也○陳氏曰君臣猶身也  
所欲非臣君為心○王氏曰君臣猶身也  
力豈非左右秩有民稷掌○王氏曰君臣猶身也  
聲然彼各治一官禹則衣百官而治之豈非察音  
兼舉耳目蓋如此以官禹則衣百官而治之豈非察音  
收肱耳日蓋如此以官禹則衣百官而治之豈非察音

造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  
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  
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予違汝弼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呂氏曰  
是是非之責盡付之禹檢點○孫氏曰至聖人無  
遠自處而欲以有違求弼為明聽其聖也○陳氏曰  
曰上言子欲汝則不當苟順乎我○林氏曰舜大  
言予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乎我○林氏曰舜大  
聖人豈有違待於不當苟順乎我○林氏曰舜大  
而尤以為警戒所以為聖○宮氏曰舜有面從後言  
肯欺君而為非容受未至而致人敬無已○孔氏曰  
四鄰之聞言而後不盡其求之使切職○孔氏曰  
曰鄭玄以近前左右之臣勅之使切職○孔氏曰  
惟伏生書傳有鄰為四近之臣勅之使切職○孔氏曰  
經傳無此官惟周命云實賴左右前疑承此外承  
○新安胡氏曰既責禹以弼直又欲其欽四鄰謂

言至八  
言至八  
言至八  
言至八



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氏大猷曰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王氏炎曰無面從於上不誦欽四鄰於下不瀆○新安陳氏曰欽四鄰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朱子嘗疑之今於此等處姑據衆說雖疑有闕文深繹之與上下文意皆不負闕之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音志

音揚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望者時是也在此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

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

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

容體必不能比音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

中去聲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

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

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音又梓人為侯廣與

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

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

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

書民之孝悌睦婣音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

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排使



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  
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  
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悻遷善之心而  
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揚首以  
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  
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  
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  
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問工以納言特  
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朱子曰上說之格則承  
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欽四鄰承  
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聖識哉庶  
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  
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制度今不能知又允  
當杜撰只得置之呂氏曰據記書識非絕之也

存其過所以存其耻吐則善心生矣或曰書用  
識其善惡書其孝悌睦姻有學善者書其善也如左  
氏斐豹欲除丹書書其惡也呂氏曰詩可觀人  
真情春秋會盟賦詩一有惡也呂氏曰詩可觀人  
曰鄭伯享趙孟賦詩一有惡也呂氏曰詩可觀人  
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子展後亡亦猶是也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射解云大射亦猶是也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擇諸侯及群臣與祀之射也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以與祭者於是有三侯二侯一侯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其道九十弓六尺三分其弓二寸為侯中則虎射虎  
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弓二寸為侯中則虎射虎  
大尺侯之上下皆用布而兩旁為之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鵠為的鵠諸侯射之數而梓人殺之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侯以二卿大夫以數而梓人殺之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鵠則春以功皮侯則遠國屬五采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子賓射之侯也張侯則遠國屬五采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射之侯也張侯則遠國屬五采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侯白質侯也張侯則遠國屬五采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侯畫質侯也張侯則遠國屬五采蔡初王何知伯有將為戮



射以質不可以不辨鄭氏周禮註云崇高也方猶  
等也高廣等謂侯中難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  
氏曰詩疏正鵠皆鳥名於一時書識示於悠久存  
其愧耻而遷善改過以並生於天地間也○新安  
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既捷書於愧耻之於先納  
言以樂教也復時賜以感發之於後有耻且格欲  
與並生之心遂矣不用之宜也○臨川吳氏曰帝舜  
為君不獲遂威仁之不容已也○陳氏雅言曰  
聖人愛人之心無已雖甚不忠不直者而不忍棄絕  
有終自絕於為善之理未嘗無所以化之而不化之人  
封之俗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

燕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誥哉意同口然而  
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  
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  
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眾庶也禹  
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  
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  
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  
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  
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  
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  
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  
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林氏曰禹不  
又廣帝之意謂輔弼之責雖在臣陳氏曰然當廣延  
邦之賢無以為止此而已陳氏曰然當廣延  
以言揚名無功或為以事舉也孫氏曰敷同循言或  
○新安陳氏曰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  
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曰諸  
故待言納下陳而納也王氏曰明曰諸侯以  
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為盛故言庶陳  
氏曰然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  
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黎  
將功以責其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黎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

鄂格反

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

音孤

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達各反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音博

上声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



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虢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額額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暴音激盪音蕩舟之類  
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  
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  
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  
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敖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  
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  
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  
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

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  
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  
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  
聲大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  
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  
也疆理字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  
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  
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  
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音九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  
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



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  
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  
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  
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  
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  
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去聲罪可以畏服乎人也  
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  
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  
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  
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  
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

之此語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  
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  
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  
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禹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  
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那九年泛  
底水木便會傾國覆都過家家見父母亦不妨  
水之患甚急有頑國弱都過家家見父母亦不妨  
奔君父之急難雖不過家家見父母亦不妨  
弗即之此是禹治水時調家他國亦不妨也  
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  
而後分比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罪而竄之  
又曰謂三苗想只是如謂苗既格而罪而竄之  
一曰種謂之苗想只是如謂苗既格而罪而竄之  
左洞庭右彭蠡未必不可非今謂苗既格而罪而竄之  
矣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搖畧有田種地亦甚闊  
曰僚而其在最輕捷者曰苗之遺民乎然則所謂三苗者  
者多此種也豈二苗之遺民乎然則所謂三苗者

書經大全 卷二 五三



亦當正作猶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  
初不可入而險可以亦難出其在最興國軍皆在深  
江陳氏曰險可以亦難出其在最興國軍皆在深  
安陳氏曰險可以亦難出其在最興國軍皆在深  
足滯意自傲出周書曰夜頌頌以言曰傲而善惟已慢  
世諂諛自傲出周書曰夜頌頌以言曰傲而善惟已慢  
聖之資安有可戒之矣○古居臣告戒乃如舜曰舜  
欲其無是而有傲虛戒之矣○古居臣告戒乃如舜曰舜  
知主無是而有傲虛戒之矣○古居臣告戒乃如舜曰舜  
聖主無是而有傲虛戒之矣○古居臣告戒乃如舜曰舜  
帝無待刑之威臣宜視之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戒復以待刑之威臣宜視之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苗民獨頑若以爲天下皆心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也○陳氏曰天之心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不○陳氏曰天之心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忘之意○夏氏曰洪心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瞻何暇○夏氏曰洪心以功大○事惟危不自豫  
有者實德之九功惟叙故也○臯陶方敬承而汝則  
之叙又慮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敬承而汝則

已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此正如  
功惟叙之後董之無怪其然也○董氏曰  
戒舜禹初不自知其聖人其引以進戒豈爲過哉  
王舜禹初不自知其聖人其引以進戒豈爲過哉  
當時黎民於之可比屋可封而內則此二朱之可  
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朱之可  
以益也

瓊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

笙鏞以間鳥獸跄跄韶九成鳳凰來儀

曼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

書經大卷



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  
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于周也丹朱在位與  
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  
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生地之管孤竹竹特  
之管孫竹竹之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  
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敔郭璞云祝如漆桶音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撞之令左  
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上林呂反  
刻以籥櫟音真之籥長一尺以本為之始作也擊

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  
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  
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  
者曰頌音容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音焚鼓維鏞是也大  
射禮樂人宿縣音玄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鏞鍾也上  
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  
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音該間歌魚麗笙由庚或  
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  
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  
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

禮記卷之五十五



見舞韶箭者則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  
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  
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  
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誅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  
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  
上下而遞替音去奏間聲去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  
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  
鳳尊異靈瑞故別必列反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  
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

之虞臣許反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蹢蹢風  
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  
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蹢蹢來儀者乎  
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色鼓瑟而遊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  
去聲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  
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扎觀周樂見  
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  
無不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  
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  
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



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音道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  
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  
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音  
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臯陶夔益相與答  
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  
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  
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  
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禮備樂和史述變言  
繼於後陳氏大猷曰夏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  
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王炎曰搏猶擊也  
輕手取聲林氏曰楊子雲長楊賦云憂滴鳴球  
劉昆註云憂商附擊也以是知鳴球可以憂擊古

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拊五絃目視雲漢以  
是知琴瑟可以搏拊唐孔氏曰以絃目視雲漢以  
也鄭氏曰琴瑟五絃瑟二唐孔氏曰以絃目視雲漢以  
孔林氏曰饗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以歌為主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而韶則有堂上之樂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備韶則有堂上之樂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郊特牲曰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  
以證此章及儀禮皆樂之合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樂管矣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也皆在堂耳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之亦今人之樂觀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間作

禮記卷之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之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果反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

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

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孫氏曰前此先言祖考虞賓群后庶尹以難易爲序也○至氏炎曰此言鳥獸而後及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變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次之樂者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亦變工於樂者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樂以致之有變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如此蓋有舜之德是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



音劫  
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息井反

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隨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

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平聲故深戒之也屢數音朔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



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  
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  
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  
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  
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  
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  
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  
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陳氏曰用夔  
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勅天勅天  
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  
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  
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  
也君臣交儆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  
○陳氏曰

猷曰舜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  
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戒故  
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亦樂之本也也蕭韶九  
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本也蕭韶九  
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極也○新安陳氏曰  
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忘戒謹之意惟  
虞舜能之於後世歌工頌美之歌安識此意又曰  
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之所謂喜曰於  
乘時圖幾也所謂起也而乘時圖幾也所謂喜曰於  
命而末保之矣○西山真氏曰范大史曰君以知  
人爲明臣保之矣○西山真氏曰范大史曰君以知  
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君之事所以  
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君  
情矣此萬事所以臣職也斯言得矣然帝之修人  
爲勅命而作若臣倡也斯言得矣然帝之修人  
事所以勅命而作若臣倡也斯言得矣然帝之修人  
猷曰喜起熙帝欲振勵之更加故因帝振奮增廣之  
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不慎省察之心凡作興必謹守成憲  
意而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作興必謹守成憲  
而欽哉不可玩夫已爲也於是賡成其歌謂君臣惟  
欽哉不可玩夫已爲也於是賡成其歌謂君臣惟

皇朝詩林卷二



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喜起庶事惟底於康安而  
 已不必過於疑太和也君有類於臣  
 故先服眩臣有謂於君故先疑太和也君有類於臣  
 謂明非聰察之謂聰察則先疑太和也君有類於臣  
 謂軟熟則流於惰偷君甚言叢則臣情偷萬事墮壞  
 矣前於言庶事此言萬事甚言叢則臣情偷萬事墮壞  
 而失於激亦不怠而失於廢真叢則臣情偷萬事墮壞  
 天命矣往欽哉欲九君臣自此廢真叢則臣情偷萬事墮壞  
 之書皆以欽終之九君臣自此廢真叢則臣情偷萬事墮壞  
 規也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之韶勸天之無不敬也典謨  
 雖亡不亡者存焉李者宜深玩歌猶可得而陳氏雅言  
 曰臯陶廢歌蓋欲帝加戒慎省察之功於振勵克  
 廣之中謂帝不可輕於有為也猶必履省乃成欽哉  
 成憲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猶必履省乃成欽哉  
 不可恃其有也蓋當帝以元服必履省乃成欽哉  
 恐其不知慎乃成之道以百工庶哉期其效則恐  
 恐其不知慎乃成之道以百工庶哉期其效則恐  
 其不知慎乃成之道以百工庶哉期其效則恐  
 而先拜稽以成其禮賜言以致其辭復以念哉之意  
 一語以勉其君此其忠愛之誠激切之至不自知  
 其容貌辭氣之異乎常欲以足歌之未備也此帝舜  
 臯陶之賡歌為勅天命一語而發難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



